

哲人辞世 风范永存

——沉痛悼念本刊名誉主编季钟朴教授(一)

编者按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于 2002 年 3 月 2 日在中国科技会堂举行了沉痛悼念著名教育家、生理学家、杰出的中西医结合学者、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名誉会长、本刊名誉主编季钟朴教授座谈会。季钟朴教授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卫生部医学教育司以及中国中医研究院等工作期间的生前友好 50 余人,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应邀到会,不少同志还写了书面发言,共同深切缅怀季钟朴教授为新中国医药卫生、中医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事业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学习他坚持真理、求真务实、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学习他严于律己、谦虚谨慎、廉洁奉公、光明磊落的高贵品质。季钟朴教授的夫人李慎同志参加了座谈会。

郭子恒(卫生部原副部长)

敬爱的季老离我们而远去了,对季老的仙逝,我感到万分地悲痛。

回想季老对我们的教诲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引导我们走进医学殿堂。1945 年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时,季老教我们 20 期生理学课。他讲课纲目清晰,条理分明,重点突出,逻辑性强,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且理论联系实际,听他讲课是一种非常大的享受。季老讲课时,只带一两小卡片,上面记一些提纲,决不照本宣科。讲课的时间也掌握得恰到好处,要讲的内容刚讲完,下课钟声也响了。他讲课从没有多余的话,更没有废话,如果能录下音来,不必做任何文字的润色,就一定是一篇好文章。由此季老的学者风范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听他讲课,学生不仅能学到生理学知识,而且能学到做学问的思路和方法,这对提高学生基本素质的提高大有裨益。

二是学怎样做学问之道。我们不仅在课堂上学到季老做学问的基本原则,而且在课外也能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当时,晚上我们都有小组学习讨论,季老经常参加,非常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耐心地解答大家提出的问题。50 年代以后的几十年,我们在京延安医大 20 期同学和季老师的联系最密切,耳濡目染,他的气质、作风和品格,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学生,他的气质是智慧、学识、阅历、经验的和谐。我们从他身上得出这样的结论,做学问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严谨求实,不能有一点虚假的东西,不能有任何的水分。

三是学怎样做人之道。季老的优秀品德非常值得我们学习,1993 年,在纪念他从教 55 周年座谈会上,我对季老的为人概括了 16 个字:勤勤恳恳,堂堂正正,清清白白,实实在在。季老对上级从不恭维、奉承,更不会伸手要官、要待遇;对同级讲尊重,讲团结;对下级则严格要求,爱护有加。季老离开我们后,我又想了 16 个字:廉洁奉公,求真务实,执着追求,鞠躬尽瘁。季老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上面记得密密麻麻的,字迹十分工整,有日期,还有多种符号,符号有的表示已办完,有的则表示待办,而且还有轻重缓急之分。80 年代,一次季老在积水潭医院住院,他的病室小桌上秩序井然地放满了书刊、稿

件、报纸、卡片等,这哪里是住院治疗,这分明是就地办公。平时,晚间在家也常常是工作到深夜。季老对事业呕心沥血,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崇高理想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季老对这五句话是当之无愧的。

季老走时我敬献他这样一幅挽联:

一身正气 学者风范 严谨求实 殚精竭虑 医坛执教数十载;

高风亮节 松柏品格 有口皆碑 业绩辉煌 桃李芬芳育英才。

总之,季老对我们的教诲是:做学问要讲严谨,做人要讲真诚。敬爱的季老师,安息吧!您的人格魅力,音容笑貌,崇高形象,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

辛育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教授)

季院长为创建中国中西医结合队伍,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比如,1958 年,中央决定西学中,季老师带头西学中,我也成为西学中的学生。当时全国开展解放思想、革新运动,医学界也是这样。卫生部决定召开全国医学界革新大会,当时季老师是卫生部科教司司长和科委副主任。在这个会之前,科教司召开了针麻现场交流会。我和王佩去观看了针刺麻醉下的手术,医生用针刺麻醉拔牙、做输卵管结扎术、甲状腺术,手术做得很精彩、很成功,病人一点痛苦也没有。回来后,我们向季老师做了汇报,针刺麻醉是一个真实的结果。他就问:还做了别的手术没有?我说:据说做过骨科手术,股骨颈骨折,在针麻下打钉子,但是由于时间关系,仅看到了相片,没有看到病历。因为我是做胸外科的,他说:你能不能试着做一下?回去要做一做。我说:胸部手术不容易,因为开胸创伤大,不象局部的小手术。他就说:没做怎么知道不能做,实践出真知,不实践怎么知道行不行。回去后,我们按他的意见制定了计划,开展这项工作。几经周折,我们做成功了 3 例。季院长参观了我们的手术过程,看得很细,说:临床上针麻下做肺切除手术,不同于做一般的阑尾切除术,肯定震动很大,你不能仅做临床,还应研究针刺的原理,探讨从西医的观点怎样解释?我说:做胸部的手术,就

要针上肢的穴位,做阑尾术,要针下肢穴位,上肢穴位效果不好。季院长是神经生理学专家,因而提醒我:是不是与神经节段有关系,你们应从神经生理学方面去探讨。于是他调动人力,创造条件,请来了搞心理、针灸、神经、生理的专家,争取上级拨款,购买了仪器,共同制定课题的研究思路,时时关心我们工作上的困难。后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针刺麻醉大会,季老师在大会上讲:要进一步研究,光你们不行,还应请更高级的中医经络学专家。他亲自动员上海中医经络学研究所专家,搞经络研究,我们和北医合作研究神经介质,很快取得了成功,上海的张香桐教授第一个向全世界宣告:微电单细胞放电。这是很尖端的课题。针刺麻醉的成功与季老师的亲自扶持和关怀是分不开的。

韩济生(中国科学院院士)

2002 年 2 月 12 日农历大年初一的凌晨,噩耗传来,季钟朴老师与世长辞,悲痛之情,难以言状,老师杰出的一生和崇高的精神永远值得我追忆。

1 热血青年,投笔从戎。1936 年,抗日烽火燃遍全国,热血青年纷纷投笔从戎。季钟朴老师当时就读于中央大学心理系,积极开展救亡运动,1937 年毕业,立即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从事基础医学教育。他编写的生理学教材《实用生理学》,是解放区医学校第一本生理学教材,广为使用。他为解放区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 大学校长,成绩卓著。由于季老师在教育行政方面的卓越才能,他从一名普通的生理学教师逐步提升为哈尔滨医科大学校长(1949 年)。他以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教书育人的指导思想、高瞻远瞩的创业胸怀,把哈医大建成东北地区一座名校。他大量聘请各级专业人才,为哈医大师资创造进修再教育机会,务使人尽其材,各得其所。至今回忆起在哈医大工作的 3 年,心中仍然充满着幸福和充实的豪情。这也是哈医大同事们的共同体验。

3 培养干部,实践科研。1954 年季校长奉调到中央卫生部任教育司司长。他到任后对全国医学院校的师资队伍进行了摸底调查。他深知培养师资是办学的重中之重,率工作组深入到全国医学院校,与院校的重点培养师资进行具体交谈,有困难及时解决。为了得到科研第一手资料,他还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中每周抽出半天,到卫生部直属的“卫生干部进修学院”生理教研组进行文献报告和讨论,并就他感兴趣的血液生理学课题进行科研设计、结果分析。这些经验无疑有助于他对全国各校科研和教学进行指导。

4 中西医学,完美结合。1987 年被委任中医研究院院长,立志发掘中医药宝库之精华,尽量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加以整理提高。他以有限财力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实验室,使全院各科室都能应用当时世界先进的研究手段,对全院科研工作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离休后,他对科研和中西医结合的关心丝毫没有减退。每次我去探望,他总要听我详细汇报工作,殷殷切磋,谆谆教导,其真切之情,使我心灵深处润泽如沐春雨。

从黑龙江到南沙,从黄海到天山,有多少季老师的学生,都会与我同叹痛失恩师!但这位最受尊敬的生理学老师,深受师

生爱戴、敬重的大学校长,具有高度献身精神和远见卓识的卫生科教事业领导人,狠抓中西医结合大方向的战略医学家,一位清廉正直的学者式干部,以其高尚人格魅力折服千万学生的长者,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李炎唐(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教授)

1950 年,我在哈尔滨医科大学上学,响应祖国的号召,参加抗美援朝,当时的校长就是季老,我们同学的年龄层次不齐,最小的 14 岁,特别是女同学,逢年过节要想家,季校长想尽办法让大家高兴。有一次,他给我们一起参加圣诞节晚会。在教学方面,季老治学很严谨,对老教授非常尊重。同学们和季校长之间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在他调至卫生部教育司担任司长时,我们同学送给季校长一条红绸子,上面写着“争做又红又专的医务工作者”,我们同学都签了名。文化大革命时,无论怎样抄家,这条红绸子他始终完好地保存下来。在北京的同学每次聚会,都请他参加。后来有一时期,季校长受到了误解,被安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尤其是在对中西医结合问题上。但是,他始终坚持真理,支持中西医结合事业。今天,我们要继承他的遗愿,把中西医结合工作更好地搞下去。

吕维柏(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教授)

我有幸和季钟朴院长认识并共同战斗多年,深感他是一位极其难得的好领导、好战友。

季院长调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不久,就积极贯彻毛主席关于“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统一的、中国的新医学”的指示。建议我和曲峰写一篇“论中西医结合”的论文,参加广州召开的全国自然辩证法会议。这个会上,探讨的气氛比较浓厚,我和侯灿的大会发言从正面拥护并积极支持毛主席这一号召和主张,但是,也有不同意见,说“统一的、中国的、新的”医学的提法都不科学,说医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无所谓新旧,也没有国界,不能提中国医学、美国医学,也不能提统一,到底谁统一谁?与此同时,在广州也召开了一个全国教育会议,有人在会上提出了“结合一点,消灭一点,结合的多,消灭的多,彻底结合,彻底消灭”,从中西两方面针对“结合论”提出了挑战。在此情况下季院长和我们都感到很着急,认为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正好当时科协的杜大公也参加讨论会,向他汇报了这一情况,他表示赞成。就决定由我和侯灿等发起倡议,季院长考虑这是一个民间群众组织,自己是中医研究院院长,国家干部,还是以不参加为好。他虽然没有在发起成立学会的倡议书上签名,但实际上,成立单独的中西医结合组织,早已在他的心中。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把毛主席倡导的中西医结合这杆大旗高高举起,坚持下来,并且发扬光大。他是毛主席中西医结合号召的坚定贯彻者,也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真正的发起人和领导人。

1980 年 3 月,我开始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心实验室副主任,以后又任科研医疗处处长等,在这一过程中,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1)他以极大魄力,集中全院财力,从全国调集大批基础专业人才,集中力量建设中心实验室,购置了流式细胞仪、气质联用仪、电镜等先进仪器。他深知,搞中医研

研究工作必须要用现代科学方法和先进设备。(2)为搞好中医研究工作,他以极大毅力仔细阅读学习《黄帝内经》的全部原文,对于阴阳五行、经络脏象等中医理论有了第一手的认识,并用于实际工作中。(3)他善于团结中西医,特别重视西学中这支中医研究主力,当时在他的领导下,三支力量均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性,研究出许多重要成果。(4)他善于抓住工作重点,认为针灸工作当时开展较好,针麻震动世界,经络传感工作有一定苗头,基础研究力量也较强,因此把重点设在经络研究,在全国针灸经络研究工作中起了很大作用。对于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如何搞法,他觉得问题比较复杂,必须慎重行事。在他的倡导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医基础理论座谈会,以后又组建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其第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搞“脾虚证的综合研究”,荣获中医局的一等奖;至于临床各科如何搞法,他积极支持一些西学中(和中学西)的专业技术骨干开展临床研究,配合实验研究,如心血管病和活血化瘀,血液病和补肾,骨折动静结合原则和小夹板,肿瘤和中药增效减毒,排除肾石化石,消毒灵治疗痔疮,以及中药研究如青蒿素、大黄研究等,用现代方法进行探索,硕果累累。(5)他具有严密的科学思想,能够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为了弥补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的不足,他以深厚的功底,自费出版《中西医结合生理学》,对于发展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起到了很大作用。(6)他工作作风令人感佩。他经常深入实际,直接参加科室会议,他有一个小的笔记本,上面记得满满的,其中有问题、有启示,积极参与大家的讨论,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后来我着手搞中医治疗艾滋病的研究,他十分关心。我们发现用中药能够提高艾滋病人的免疫功能,特别是在猴艾滋病模型上,中药不仅能改善病猴的临床表现,而且在病理形态学上也明显优于西药叠氮胸苷(AZT)。他得知这些情况,鼓励我们说:要继续搞下去,因为艾滋病是块难啃的骨头,搞出一点成绩就有世界意义。这就是他实事求是的作风,科学的态度,看到一点好苗头,也给予鼓励。虽然目前中西医结合事业,困难重重,但我坚信,中西医结合事业必然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廖家祯(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教授)

在季老生病住院期间,我去病房给他看过几次病,每次只要精神好,他就给我谈:中医、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希望你们好好干下去。我认为,季老有三个方面的功德值得我学习。

1 季院长是一个为公的好领导。他一生正气,最大的特点是不奉承,从不说大话、空话,他敢说真话,不怕丢官。衡阳会议以后,我们写紧急建议,季老事先不知道,但作为老院长非常支持我们,这样,他有可能丢官,但是他不怕。

2 季老是一个杰出的学者。他是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奠基人,在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工作、学术活动、教材编写、人才的培养等各个方面,他都付出了心血。即使是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和答辩会,他都参加。他非常爱惜人才,可以说是“爱才如命”,只要发现哪个人有才,他就会想办法把这个人调过来,调不过来的就聘为客座教授。他为人谦虚,耐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学术问题非常有见地,出版和发表了许多很有影

响的著作和文章。

3 他是一个和善的长者。对晚辈非常爱护,谆谆教诲,提出合理的建议,没有大专家的架子。

季院长为中医、中西医结合做出了很大贡献。今天悼念他,就是以他为榜样,进一步搞好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

陈维养(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社常务副主编、编审)

季院长是1976年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工作的,分管全院科研工作,我也于同年6月调到科研处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身感受到他高尚的品德,对事业的执着,脚踏实地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以及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这些深深教育了我,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他忠诚党的中医药事业,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中西医结合方针以及党对学术领域采取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领导全院科研工作中,他排除种种干扰,顶住压力,强调要以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的知识和方法研究中医药,同时也支持应用传统方法,主张两条腿、多途径、多方法研究。他积极创造条件,采取有力措施,以调动各方面人员的积极性,来共同发展中医药。比如在全院研究室的建立上,就既有用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方法为主的研究室,也有以传统方法为主的研究室,后者如“赵锡武学术经验研究室”、“朱仁康学术经验研究室”、“岳美中学术经验研究室”等等,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在成果鉴定、评奖上,也体现了这一思路,既有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的成果,也有用传统方法研究的成果。后者如“朱仁康医疗经验集”、“钱伯煊妇科医案”、“郭世魁老中医杂证证治”等等。

对中国中医研究院的发展,他紧紧围绕“出成果、出人才”这一中心,从队伍的建设、组织机构的建立、科研仪器的更新配备、学术风气的倡导等方面,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深入细致地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据我回忆,1977年至1983年在他任期内,共鉴定通过院级成果38项,其中19项(50%)获卫生部甲、乙级成果奖,个别项目还获国家级奖。此外,院所一级鉴定的成果及研究院评奖项目就更多了。

在抓科研课题方面,他每年至少两次亲自下科室、课题组检查科研工作。每次1周至10天,要科研处作出安排计划,预先出安民告示。他逐题听汇报、看现场、查进度、查结果,多数要看临床或实验数据图像,甚至查原始记录,他也提问题,与科研人员一起讨论,出主意,想办法,引导科研人员如何进步深入研究。并协助解决一些困难和问题。因此他对全院科研工作的情况了如指掌,对各课题组主要成员的优缺点、秉性脾气、思想动向也能如数家珍。至今许多科研人员还怀念那段时光,说季院长任期内是中医研究院的科研黄金时期。这是对他工作最贴切的评价。遗憾的是有人无视他的这些正确的作法和成就,反给他加上一些不实之词,还说他把中医研究院办成第二个医科院。对于这些,他心胸坦荡,泰然处之。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会记起郑板桥那“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本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诗句,这不正是他品格的写照吗!

他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也是很感人的。我看过他学习的一本《黄帝内经》书,上面密密麻麻、红红蓝蓝写了许多注解。

对于新的文献,他也经常阅读,有时碰到问题,会让我帮他查找。如有一次要我帮他查找 homeopathy 的含义,还有一次要我帮他查找 CPK、ELISA 等的原文,这些名词 70 年代在我国还是比较新的,但他接触到了。

他诚恳待人,尊重他人的劳动,记得打倒“四人帮”后不久的一天,他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由他口授,我笔录,后来由我整理成文,交卷那天,他看了以后问我是否愿意共同署名发表,其实,该文的提纲、论点都是他的,我只不过补充些事例,做些文字整理而已,90 年代初,他主编《现代中医生理学基础》一书,我帮他做编辑加工,杂志社其他同志帮助校对,他也把这些写进了该书的前言中,很是令人感动和敬佩。

他和蔼可亲,是一位可以向他倾诉烦恼的长者,他会耐心听你诉说,然后针对性地开导你。记得他曾经针对我的烦恼给过我两个处方,一是让我好好想想搞地下工作时的艰难;一是我善于自我排解。这些确实对我帮助很大。

1985 年 6 月,我调到中西医结合杂志编辑部,继续在他领导下工作。1991 年以前他是总编,虽然年老体弱,他还是认真担负起总编任务。他为杂志撰写发刊辞,以后陆续为杂志撰稿,发表了一系列有导向性的文章,在全国很有影响,有的还被 SCI 所收录。在杂志办刊方向上,他提出以“提高为主,兼顾普及”。提出办“农村基层园地”栏目。由于这一栏目的设置,杂志的发行量明显上升,中西医结合在基层得到进一步普及。他不仅在宏观上指导办好杂志,在具体细节上也是。在他当总编期间,每期稿件都由他终审,每篇稿件他都逐字逐句审读、修改。每月要从东郊八里庄他的住处横跨整个北京城,到西郊编辑部和大家商量讨论稿件中的问题,这种对读者、作者负责的精神深深的教育了大家。他还对我们的编辑工作提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如不要用“祖国医学”代替“中医学”,因祖国医学还应包括少数民族医学,第一次出现英文缩写时要写出中文及英文全称等等。1991 年以后他担任本刊名誉总编,还是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本刊,曾为杂志社办公用房多次向当时院领导反映。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能有今天这样的影响,与季院长倾注的心血是分不开的。

在他这次重病期间,曾语重心长嘱咐我,不要离开杂志社,让我一定把杂志继续办好。17 年前我离开院科研处,是他向当时的领导建议把我调到编辑部,这是后来知道的事。报到那天,是他领我到编辑部介绍给大家,这些情景,我永志不忘。我将遵从他的嘱咐,尽自己力量继续办好杂志。放心吧,我最敬重的师长——季院长。

李 恩(河北医科大学教授)

季老的一生是在医学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的一生,对中西

医结合发展来讲,他是我国中西医结合事业的开拓者。60 年代初,季老到河北医学院指导工作,当时我负责学院的医学教育改革,代表学院做了汇报,季老向我提出了深刻的问题,并做了透彻的分析。对于你们的生物化学课程、解剖、组织、生理课程,来之前我都做了分析,生物化学方面你们是削弱了,没有加强。会后我了解到,季老来之前,做了一个星期的调研工作,对我们编写的教材都做了细致的分析。季老的这种治学严谨的态度,对我们的医学改革起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后来季老与我谈话多次强调,搞中西医结合,一个就是思路方法,一个就是创建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和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这些在我的中西医结合工作中起到了座右铭的作用。

1980 年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医学辩证法讲习班会议上,有人对中西医结合提出非议,但非议的前提是先否定中医。对此,季老讲:我们要坚信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他一直把中西医结合工作者看成是中医队伍里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中医学的一支伟大力量。1983 年 4 月,在江苏常熟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思路与方法讲习班上,季老曾讲道:中西医结合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思路与方法的问题,因为中医的发展有待于思路与方法的突破;又说:中西医结合要发展,关键在人才,人才培养的关键在教育,所以一直希望建立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1998 年 7 月,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在石家庄召开全国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学术研讨会,85 岁高龄的季老冒着酷暑参加了会议,并做了中西医结合教育学计划构想的报告,我们听后很受鼓舞。

季老一生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治学严谨。我将以季老为楷模,发展中医药、中西医结合事业,让我们的中医药学在新的时期再现一次辉煌,以此作为对季老的深切怀念。

丁继华(中国中医研究院骨科研究所教授)

我是季老 50 年代的学生,那时我们对“老校长”又敬又爱又怕。他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冬天他经常到学生宿舍,看看暖气怎样,所以我们敬他爱他;在学习上,他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会突然问到基础课的问题,所以又怕他。相隔 25 年后,我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担任医务处主任,牵涉到兄弟医院之间的矛盾时,他首先问:你起到了什么作用,做了多少工作。季老对自己很严、很廉。多年在季老的领导下工作,对我的做人影响非常大,我一直按他的要求去做。他走了,我说他没有走,他还在我们的心中。他的品格和精神,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用来教育我们的子女。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待续)

(李焕荣整理)